

拼盤讀書

朱熹有句話：「善讀者，玩索而有得焉。」讀書時，心態放輕鬆去探索思考，才是最高境界，並不應太過吃力沉重。南懷瑾對此心有戚戚焉。南先生讀書，喜歡將佛經、武俠小說、政治學等等「拼盤」，通過這樣換換腦子，不至於太累，而且可能讀佛經有不太明白的地方，讀了讀小說，突然開了竅，有了新理解。

前幾天拿起一本《益世余譚》，是民國初年報人蔡松齡在《益世報》上的專欄彙編，紀錄了當時社會的光怪陸離，京腔京韻。但體量既大，有些篇目難免流於瑣屑，語言尖刻有餘，意涵不足。讀了五六十頁，便放下了。

正好手邊還有一本《孫犁散文》。書中有一篇《報紙的故事》，是這位白洋淀派代表作家對青年時代讀報的回憶。在保定、北京求學工作時，他千方百計找《大公報》看，以至於失業後回到鄉下，還向父親央求了三塊大洋，跑到鎮上的郵政所，匯到天津訂了一個月的《大公報》。

每隔三天，郵遞員將報紙送到鄉村，孫犁就坐在柴草堆上讀，先讀社論，然後是通訊、國際版、副刊等，甚至廣告、行情也一字不漏。後來要裱糊房屋，忍痛將積攢的報紙貢獻了出來，將廣告那面朝裏糊到牆上，這樣，新聞、副刊的版面仍能看到。孫犁就可以隨時在炕上，或坐或立，讀報上的文章。孫犁算是《大公報》的「鐵粉」，用報紙糊牆而成為大作家的，恐怕是獨一無二的。

孫犁自述愛看《大公報》，是因為「這是一份嚴肅的報紙，是一些有學問的，有事業心的，有責任感的人，編輯的報紙。至於當時也是北方出版的報紙，例如《益世報》《庸報》，都是不學無術的失意政客們辦的，我是不屑一顧的。」

讀到此，瞥見桌上的《益世餘譚》，似乎頓悟「玩索」的趣味。



瓜園蓬山

gardenermarvin@gmail.com

逢周三、四、五見報

雙蝶飛舞

在剛剛過去的星期六，九月二十五日，我好糾結。

就在九月二十五日，香港中樂團和香港管弦樂團在同一天，在兩個不同的場地，分別演出《梁祝》——香港中樂團演出的是何占豪與陳鋼作曲，吳大江編曲的高胡協奏曲《梁山伯與祝英台》，而香港管弦樂團演出的是同樣由何占豪、陳鋼作曲的小提琴協奏曲《梁祝》。其實無論是高胡協奏曲、還是小提琴協奏曲的《梁祝》，我都已經聽過好多次，二〇一七年還聽過著名小提琴家呂思清與香港中樂團合作的「小提琴+中樂樂團」版。但《梁祝》是名副其實的「百聽不厭」，恨不能一分為二的我，在糾結許久之後，還是選擇了香港中樂團。

吳大江是香港中樂團首任音樂總監及創團指揮，一九七七年他參與創團之後，一九七八年就指揮着剛滿周歲的香港中樂團首演了這部由他親自編曲的作品。這個版本的《梁山伯與祝英台》可以說是自誕生之日起，就與香港中樂團結下了

不解之緣。一般民族管弦樂團、交響樂團演奏的《梁祝》版本，用到的中國類樂器比較少，吳大江老師的版本運用了京劇鑼鼓的元素，更加增強了《梁山伯與祝英台》的戲曲元素，使整個旋律更富中國風味。

相比起小提琴，只有兩根琴弦的高胡演奏難度更高，但在中樂團樂團首席張重雪的手中，高胡的兩根弦、一張弓如同有着神奇的魔力，低音圓潤高音明亮，大道至簡卻變化萬千。在她的演繹之下，彷彿真的看到梁山伯與祝英台終於羽化成蝶，飛舞在香港大會堂音樂廳之上。再看遠一些，隔着維多利亞港，文化中心的上空隱隱也有彩蝶之姿。想來，雖然對於聽者而言是難以抉擇的取舍，但同一時間，維港兩岸雙蝶飛舞中西薈萃，不正是香港這座城市的魅力所在嗎？



大川集利貞

逢周一、三、四見報

做自己還是別人

「走自己的路，讓別人說去吧」，這句曾經前衛的話，現在已無可置疑，幾成人生公理。但同時，你想成為別人嗎？又是人時常經受的拷問。

生活既免不了一地雞毛，誰又不想換個活法兒呢？莫說我等凡人，九五之尊，也不能免俗。以明代而論，朱由校在宮裏當木匠，朱厚照不但痴迷馴獸，還自封「威武大將軍」，過一把大將癮。如今網絡化的社交環境，更讓千姿百態的人生成為圖像的視覺刺激，讓「原來還可以這樣」的感受日益逼真和急迫。做自己還是做別人？更成了橫在眼前的一道考題。

老話說，做人難。難就難在只能做「這一個」人。古人說「我與我周旋久，

寧作我」，也是此意。世界豐富多彩，生活之路交錯縱橫，然而，站在岔路口，我們只能選一次。現代社會鼓勵自我選擇，雖不必一條道走到黑，但在下一個岔口來臨之前，也沒有第二次選擇的機會。時間是人生的車廂，任你在車廂跑跳躺坐，列車自願往前開，到站方停。即便第二次選擇，也不是回到前一次的起點。所謂「從頭再來」，終不過是「將錯就錯」。

故而，在做好現實的自己之餘，在虛擬環境中當一回別人，是最優的選擇。這是模擬類遊戲流行的原因。小朋友過家家，是一種人生模擬。大行其道的真人騷，實質上也是。模擬體現了藝術與遊戲的互通性。深究起來，一切藝術皆與模擬

作品的題目

一本書，一部電影，一套電視劇集……想吸引更多關注和欣賞，取個吸睛的題目很重要。好題目並無統一標準，我認為切合內容、上口易記、易與社會共情、又留有一點想像的為好。外國文學巨著《戰爭與和平》、《漂亮的朋友》、《紅與黑》，題目文字簡單清爽，就較易為中國讀者接受。但《安娜卡列琳娜》、《尤利西斯》、《卡拉瑪佐夫兄弟》等以外國人名為題目的，就較難讓文化水平一般的讀者記住和接受。

中國四大名著《紅樓夢》、《三國演義》、《水滸傳》、《西遊記》，除了「游」字稍為費解，其他的都易明易記，也文符其名。

有的作品取名玄虛而浪漫，如內地電視劇集《那年花開月正圓》、《三生三世十里桃花》、《涼生，我們可不可以不憂傷？》……有些歲數的觀眾便覺得雲裏霧裏的看不透，但正合眾多文藝小資的口味，贏得了高收視，賺了個滿堂紅。

有的作品題目易生歧義，初上架時影響銷情，但靠口口相傳，也能成為代口碑。上世紀四五十年代有部前蘇聯小說《鋼鐵是怎麼煉成的》，寫一名年輕人在革命中如何淬煉成鋼鐵般堅強的戰士。中文譯本文學性高，又頗適應其時青年火熱的心態，在內地影響了幾代人。

但該書因為題目，曾被誤認是教人怎樣煉鋼的科普讀物，鬧過笑話。

十環幫傳奇

香港不少電影紅星，當年都是從電視台熬出頭來的。其中一位首推梁朝偉，他是香港影視圈第二位飾演金庸名著《鹿鼎記》韋小寶的演員（第一位是佳藝電視拍攝同劇而反串的女演員文雪兒）。梁朝偉將韋小寶的狡猾和圓滑個性演繹得淋漓盡致，其後令他跳進電影圈後大紅大紫。梁朝偉並不屬於性格演員類型，記憶中他甚少飾演草根階層角色，可是他沉鬱的氣質，憂鬱的眼神，都能令他的角色增添神采。他也並不屬於武打演員類型，但他擔演的《一代宗師》卻入型入格。由是，本來我對荷里活的神奇英雄式電影不感興趣，但最終也購票觀看了《尚氣與十環幫傳奇》。

俗語說：「無仇不成父子；無冤不成夫婦。」說穿了，《尚》就是父子恩仇的故事。十環幫首領文武愛妻情切，妻子卻被仇家所殺。文武為此變得更加暴戾，訓練兒子尚氣成為殺人機器，不單要尚氣執行任務，其實是將尚氣成為發洩工具……

這類英雄式電影，動作和特技場面乃是主要賣點。《尚》的場面滿載部分港產片的公式化風格，都是以特定環境營造連串危險動作的場景。巴士激戰、摩天大樓外牆棚架追逐，以至澳門的秘密賭博場。各個場面都「熱口熱面」，無甚新意。我覺得故事發展至末段變得「無厘頭」，十環幫不知怎地被邪惡勢力引至世外村莊，尚氣為了拯救村莊而與父親對決，劇情只

不可分。網絡遊戲互動性強，場景感足，不再如戲劇、電影那般模擬了給你看，而是直接將你拉進設定的情境裏，令模擬與代入合為一事。

近年來，純生活類模擬遊戲的用戶變多，比如當房東、農場主，據說，還有開奶茶店、美甲店甚至修腳舖，映出玩家喜好多樣。不過，人心有善有惡。有的網絡遊戲模擬「升官」，宣揚官場的權鬥技巧、謀略手段，成了「厚黑學」的遊戲版，卻是極不可取。



知見錄 胡一峰

逢周一、三、五見報

還有個段子說，某出版社出了本《How to change your wife》（如何改變你的老婆），上架便大賣，一個星期售出二百萬冊。後書商發現書名一個字母印錯，更正為《How to change your life》（如何改變你的生活），一星期只賣出幾本。

第一個書名顯然抓住了不少已婚男人的心，他們正為河東獅吼或老婆的喋喋不休抓狂呢，那本書就被視為教科書而暢銷了。

這只是個笑話，但很能說明問題。



人與歲月 凡心

fanxinw@hotmail.com

逢周三、五見報

在自圓其說。

香港俗話說：「講故唔好駁故！」我也不深究《尚》的粗糙故事。梁朝偉飾演十環幫首領文武，外形並不突出，但仍然以憂鬱神情吸引觀眾。每當憶起妻子的種種往事，文武便成為深情男士，可是十環幫到底有多少惡行？對地球有多大操縱力？電影故事並沒有說得清楚，總結而言，就像劇末男女主角在酒吧向友人述說驚險歷程，卻只令其友人覺得不外一場鬧劇而已。



藝藝中年 輕羽

逢周一、二、三見報

晴王葡萄

秋分已過，夏日漫長從現實變成了心頭懷念。口腹慾也逐漸挑動眉頭，開始大肆進攻。超市貨架上一排綠油油的葡萄，可以算做這日子裏最出彩的角色了，回想幾年前，葡萄大軍還是性價比的代表，動輒幾塊錢就能滿口爆汁，讓人家吃得心滿意足。誰想風水輪流轉，當年的小兵如今搖身一變，已經成了寸粒寸金的大將軍，指點江山。

晴王葡萄，在近幾年絕對是出圈了，一提這個大名，誰都要敬三分。只不過稱呼時有變動，明明看上去沒有差別，卻有時叫晴王、有時候叫陽光玫瑰，有時候又被標註成「陽光晴王」。看得人一頭霧水，似懂非懂，心裏不禁要問，難道真的要到農科院裏鑽研些學分，才有資格吃葡萄嗎？

當然不是，這幾種葡萄，只不過是同個類別的變種。拿晴王舉例，就好比是單一產地的香檳酒，只有產於日本岡山，才可以貼上這個標籤。岡山因為陽光照射時長，被譽為「晴天王國」，也是這個原因，種出的水果非常甜。而晴王葡萄，則是地地道道申請過地理商標的品種，嚴格來說，出了岡山縣就不能叫這個名字了。它在十年前就引進了中國，近幾年越來越受關注，在湖南、江蘇、四川、雲南都有種植，因此很多吃貨們晒的，並不是真正的晴王，而是借「晴」為名的陽光玫瑰。

至於為什麼如此矜貴？它不僅僅甜，更在於香，也是最大的賣點。正宗的晴王產量極低，用一枝一束的方法種植，才能聚集到最多養分，成熟後有一股貼近玫瑰的花香，買回家整個屋子都能享受「福利」。光是靠近就直沁心脾，更不用說放在嘴裏感覺有多神奇了。畢竟水果的甜，是味覺單層次的寵溺，如果讓嗅覺加持，就完全是另外不同的境界了。



食色判答

逢周二、三、四見報

愛征服一切

今天是意大利巴洛克時期繪畫巨匠卡拉瓦喬誕辰四百五十周年紀念。這位才華橫溢的天才畫家在其短暫的職業生涯中留下了大量的藝術遺產，更以其最具辨識度的「明暗對照法」改變了整個西方美術史的發展進程。由於其活躍的年代恰逢西方古典樂的萌芽期，因此以他畫作為封面的專輯屈指可數。本周為大家推薦的黑膠唱片於一九七六年德國唱片公司TELEFUNKEN發行，由奧地利指揮大師尼古拉斯·哈農庫特執棒他和妻子共同創辦的維也納古樂合奏團，攜手美國女高音海倫·多納斯、瑞典女高音伊莉莎白·索德斯特倫、假聲男高音保

羅·艾斯伍德等多名歌唱家演繹的文藝復興時期作曲家克勞迪奧·蒙特威爾第歌劇《波佩阿的加冕》。專輯的封面選擇的是卡拉瓦喬代表作《愛征服一切》。

卡拉瓦喬此作以拉丁文命名，其含義源於古羅馬詩人維吉爾著作《牧歌》中的名句「愛能征服一切，讓我們都向愛屈服吧」。作品以其標籤式的「明暗對照法」，以一束高光打在一絲不掛、嘴角掛着頑皮嘲弄笑容的羅馬愛神邱比特身上。畫家以孩童為模特所呈現的小愛神長着深褐色的鷹翼，手持幾支弓箭似乎剛從桌上爬下來。他的身旁散落着各類具有特殊暗喻的物



品：桌下的盔甲代表戰爭的榮耀；左下角地上斷了弦的魯特琴、小提琴和樂譜特指人類的藝術創造；邱比特右腿後攤放着的手稿和蘆葦筆象徵文學、而旁邊僅露出部分的裝飾着繁星的藍色地球儀暗指天文學；桌上最右側擺着金色的王冠和權杖則代表世俗的權力……上述所有的出鏡物品均在影射畫作的主題

——人類所有的努力均被愛神所代表的凡塵之愛徹底征服。畫作和蒙特威爾第的最後一部歌劇《波佩阿的加冕》並無內容上的關聯；不過此劇由命運、美德和愛神爭論而引發的開場白則與《愛征服一切》的主題完美契合。愛神稱：「我教導美德、我支配命運，世間一切均應膜拜我、讚頌我，並承認我是你們的主宰者。」

（「碟中畫」《波佩阿的加冕》／《愛征服一切》）



藝加之言 王加

微信公眾號：Jia_artscolumn

逢周三見報

教書雜記

中學時常聽語文老師抱怨：為學生補習中文是吃力不討好的，花費了很多功夫，但見效很慢，從成績上看也沒有明顯的改善。「看看那些補習數學的同學，不論基礎如何，只要用心，成績就有明顯提高，而我批改一篇作文、累死累活，同樣的時間，數學老師可以批改十份試卷。」

如今，我也開始為中學生補習中文，而且是專門輔導長於理科的學生、中文基礎薄弱的學生。於

是，我對中學老師當年的話有了切身的體會：中文作為母語，其应用能力從根本上來源於自小到大日積月累，如果一定有一個起跑線的話，估計要從「牙牙學語」的啟蒙甚至是胎教就開始。

作為中學語文老師，可努力的空間實際上十分有限：一些本應該在小學階段應該掌握的基礎知識和基本運用，現在要倒過去補起來；在升學考試的指揮棒下，又必須讓學生攻克堡壘一般地掌握知識點，

並且短期內掌握「作文技法」。然而，中文能力特別是中文寫作，又哪裏來的「葵花寶典」？大量的閱讀積累、投入相當精力的練筆，才能達到良好和優秀。可每每看着課堂上的學生們已經被中學的各個科目「狂轟濫炸」到疲憊不堪時，我真的不忍心要求他們一定再去「頭懸樑錐刺股」地把若干名著讀完。

所以，我首先幫助學生建立信心：中文寫作不是難事，無非就是表達的一種，先把口語表達練得有邏輯、有層次、有細節，再落到紙面上，寫出來，就不愁寫不好作文。

那日，以《中秋節》為題目作文，有學生用谷歌輸入「中秋，團圓」尋找靈感，忽然興奮地說：「快看，排在第一位的是老師在《大公報》的文章耶！」原來是上周專欄《但願團圓》。學生們紛紛拿出手機下載APP關注「小公園」。或許，這也是一種言傳身教吧。



負喧集 趙陽

jackeyzhao2018@gmail.com

逢周一、三見報